蜀山劍俠傳/0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七回　無意失霜鐔 雪浪峰前驚怪鳥　有心求故劍 紫玲谷裏見仙姑

下一回▶

司徒平情知薛、柳二人正在後洞淫樂，不願進去，獨個兒氣悶，走到洞前尋了一塊石頭坐下，望着遠山雲嵐出神。正在無聊之際，忽見崖下樹林中深草叢裏沙沙作響，一會兒工夫跑出一對白兔，渾身似玉一般，通體更無一根雜毛，一對眼睛紅如硃砂，在崖下淺草中相撲爲戲。司徒平怕少時薛蟒走來看見，又要將它們捉去燒烤來喫，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縱身下崖，想將這一對兔兒轟走。那一對白兔見司徒平跑來趕它們，全沒一些懼意，反都人立起來，口中呼呼，張牙舞爪，大有螳臂當車之勢。司徒平見這一對白兔竟比平常兔子大好幾倍，又那樣不怕人，覺着奇怪，打算要伸手去捉。內中一隻早蓄勢以待，等司徒平纔低下身去，倏地縱起五六尺，朝司徒平臉上抓了一個正着。司徒平萬沒料到這一種馴善的畜生會這般厲害，到底居心仁慈，不肯戕害生命，祇想捉到手中打幾下趕走。不曾想到這兩隻兔子竟非常敏捷伶俐，也不逃跑，雙雙圍着司徒平身前身後跑跳個不停。司徒平兔子未捉到手，手臂上反被兔爪抓了幾下，又麻又癢。不由逗上火來，一狠心便將飛劍放出，打算將它們圍住好捉。誰知這一對白兔竟是知道飛劍厲害，未等司徒平出手，回頭就跑。司徒平一時動了童心，定要將這一對白兔捉住，用手指着飛劍，拔步便追。按說飛劍何等迅速，竟會圈攔不住。司徒平又居心不肯傷它們，眼看追上，又被沒入叢草之中。等到司徒平低頭尋找，這一對白兔又不知從甚麼洞穴穿出，在前面發現，一遞一聲叫喚。等司徒平去追，又回頭飛跑，老是出沒無常，好似存心和司徒平慪氣一樣。追過兩三個峰頭，引得司徒平興起，倏地收回劍光，身劍合一，朝前追去。

那一對白兔回頭見司徒平追來，也是四腳一蹬，比箭還快，朝前飛去。司徒平暗罵：「無知畜生！我存心捉你，任你跑得再快，有何用處？」一轉瞬間，便追離不遠，祇須加緊速度往前一撲，便可捉到手中，心中大喜。眼看手到擒來，那一對白兔忽地橫着一個騰撲，雙雙往路側懸崖縱將下去。

司徒平立定往下面一望，祇見這裏碧峰刺天，峭崖壁立，崖下一片雲霧遮滿，也不知有多少丈深。再尋白兔，竟然不見蹤跡。起初還以爲又和方纔一樣，躲入甚麼洞穴之中，少時還要出現。及至仔細一看，這崖壁下面光滑滑的寸草不生，崖頂突出，崖身凹進，無論甚麼禽獸都難立足。那白兔想是情急無奈，墜了下去，似這樣無底深溝，怕不粉身碎骨。豈非因一時兒戲，誤傷了兩條生命？好不後悔。望着下面看了一會兒，見崖腰雲層甚厚，看不見底，不知深淺虛實，不便下去。正要回身，忽聽空中一聲怪叫，比鶴鳴還要響亮。舉目一望，祇見一片黑影，隱隱現出兩點金光，風馳電掣直往自己立處飛來。祇這一轉瞬間，已離頭頂不遠，因爲來勢太疾，也未看出是甚麼東西。知道不好，來不及躲避，忙將飛劍放出，護住頭頂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陣大風過去，忽覺眼前一黑，隱隱看見一大團黑影裏露出一隻鋼爪，抓了自己飛劍在頭上飛過。那東西帶起來風勢甚大，若非司徒平年來道力精進，差點沒被這一陣大風颳落崖下。司徒平連忙凝神定睛，往崖下一看，祇見一片光華，連那一團黑影俱都投入崖下雲層之中。彷彿看見一些五色繽紛的毛羽，那東西想是個甚麼奇怪大鳥，這般厲害。雖然僥倖沒有死在它鋼爪之下，祇是飛劍業已失去，多年心血付於流水，將來不好去見師父。何況師父本來就疑忌自己，小心謹慎尚不知能否免卻危險，如今又將飛劍遺失，豈不準是個死數？越想越痛悔交集。正在無計可施，猛想起餐霞大師近在黃山，何不求她相助，除去怪鳥，奪回飛劍，豈不是好。正要舉步回頭，忽然又覺不妥：「自己出來好多一會兒，薛、柳二人想必業已醒轉，見自己不在洞中，必然跟蹤監視。現在師父就疑心自己與餐霞大師暗通聲氣，如果被薛蟒知道自己往求餐霞大師，豈非弄假成真，倒坐實了自己通敵罪名？」

想來想去，依舊是沒有活路。明知那怪鳥非常厲害，這會兒竟忘了處境的危險，將身靠着崖側短樹，想到傷心之際，不禁流下淚來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忽聽身後有人說話道：「你這娃娃年歲也不小了，太陽都快落西山了，還不回去，在這裏哭甚麼？難爲你長這麼大個子。」司徒平聞言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穿着破爛的窮老頭。司徒平雖然性情和善，平素最能忍氣，在這氣恨冤苦忿不欲生的當兒，見這老頭子倚老賣老，言語奚落，不由也有些生氣。後來一轉念，自己將死的人，何必和這種鄉下老兒生氣？勉強答道：「老人家，你不要挖苦我。這裏不是好地方，危險得很。下面有妖怪，招呼喫了你，你快些走吧。」老頭答道：「你說甚麼？這裏是雪浪峰紫玲谷，我常是一天來好幾次，也

沒遇見甚麼妖怪。我不信單你在這裏哭了一場，就哭出一個妖怪來？莫不是你看中秦家姊妹，被她們用雲霧將谷口封鎖，你想將她姊妹哭將出來吧？」司徒平見那老頭說話瘋瘋癲癲，似真似假，猛想起這裏雖是黃山支脈，因爲非常高險，記得適纔追那對白兔時經過那幾處險峻之處，若不是會劍術飛行，平常休想飛渡。這老頭卻說他日常總來幾次，莫非無意中遇見一位異人？正在沉思，不禁擡頭去看那老頭一眼，恰好老頭也正注視他。二人目光相對，司徒平纔覺出那老者雖然貌不驚人，那一雙寒光炯炯的眸子，仍然掩不了他的真相，愈知自己猜想不差。靈機一動，便近前跪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弟子司徒平，因追一對白兔到此，被遠處飛來一隻大怪鳥將弟子飛劍抓去，無法回見師父。望乞老前輩大發慈悲，助弟子除了怪鳥，奪回飛劍，感恩不盡！」那老頭聞言，好似並未聽懂司徒平所求的話，祇顧自言自語道：「我早說大家都是年輕人，哪有見了不愛的道理？連我老頭子還想念我那死去的黃臉婆子呢。我也是愛多管閒事，又惹你向我麻煩不是？」司徒平見所答非所問，也未聽出那老頭說些甚麼，仍是一味苦求。那老頭好似被他糾纏不過，頓足說道：「你這娃娃，真呆！它會下去，你不會也跟着下去麼？朝我老頭子囉唣一陣，我又不能替人家嫁你做老婆，有甚麼用？」司徒平雖聽不懂他後幾句話的用意，卻聽出老頭意思是叫他縱下崖去，便答道：「弟子微末道行，全憑飛劍防身。如今飛劍已被崖下怪鳥搶去，下面雲霧遮滿，看不見底，不知虛實，如何下去？」老頭道：「你說那秦家姊妹使的障眼法麼？人家不過是慪你玩的，那有甚麼打緊？祇管放大膽跳下去，包你還有好處。」說罷，拖了司徒平往崖邊就走。

司徒平平日憂讒畏譏，老是心中苦悶，無端失去飛劍，更難邀萬妙仙姑見諒，又無處可以投奔，已把死生置之度外。將信將疑，隨在老頭身後走向崖邊，往下一看，崖下雲層愈厚，用盡目力，也看不出下面一絲影迹。正要說話，祇見那老頭將手往下面一指，隨手發出一道金光，直往雲層穿去。金光到處，那雲層便開了一個丈許方圓大洞，現出下面景物。司徒平探頭定睛往下面一看，原來是一片長條平地，離上面有百十丈高。東面是一泓清水，承着半山崖垂下來瀑布。靠西面盡頭處，兩邊山崖往一處合攏，當中恰似一個人字洞口，石上隱隱現出三個大字，半被藤蘿野花遮蔽，祇看出一個半邊「谷」字。近谷口處疏疏落落地長了許多不知名的花樹，豐草綠茵，佳木繁蔭，雜花盛開，落紅片片。先前那隻怪鳥已不知去向，祇看見適纔所追的那一對白兔，各豎着一雙欺霜賽雪的銀耳，在一株大樹旁邊自在安詳地啃青草喫，越加顯得幽靜。司徒平正要問那老頭是否一同下去，回顧那老頭已不知去向，急忙縱到高處往四面一望，哪裏有個人影。再回到崖邊一看，那雲洞逐漸往小處收攏。知道再待一會兒，又要被密雲遮滿，無法下去。老頭已走，自己又無撥雲推霧本領。情知下面不是仙靈窟宅，便是妖物盤踞之所。自己微末道行，怎敢班門弄斧，螳臂當車？要不下去，又不能回去交代。暗怪那老頭爲德不終。

正在盤算之際，那雲洞已縮小得祇剩二尺方圓，眼看就要遮滿，和先前一樣。萬般無奈，祇好硬着頭皮，把心一橫，決定死中求活，跳下去相機設法盜回飛劍。不計成敗利鈍，使用輕身飛躍之法，從百十丈高崖，對準雲洞縱將下去。腳纔着地，那一對白兔看見司徒平縱身下來，並不驚走，搶着跳躍過來，挨近司徒平腳前，跟家貓見了主人取媚一般，宛不似適纔神氣。司徒平福至心靈，已覺出這一對白兔必有來歷。自己身在虎穴，吉凶難定，不但不敢侮弄捉打，反蹲下地來，用手去撫摸它們的柔毛。那一對白兔一任他撫弄，非常馴善。

司徒平回望上面雲層，又復遮滿。知道天色已晚，今晚若不能得回飛劍，決難穿雲上去。便對那一對白兔道：「我司徒平蒙二位白仙接引到此。適纔那位飛仙回來，是我不知，放出飛劍防身護體，並無敵視之心，被飛仙將我飛劍抓去，回山見不得師尊，性命難保。白仙既住此間，必與飛仙一家，如有靈異，望乞帶我去見飛仙，求它將飛劍發還，感恩不盡，異日道成，必報大恩。不知白仙能垂憐援手不？」那白兔各豎雙耳，等司徒平說完，便用前爪抓了司徒平衣角一下，雙雙往谷內便跑。司徒平也顧不得有何兇險，跟在白兔身後。那一對白兔在前，一路走，不時回頭來看。司徒平也無心賞玩下面景緻，提心吊膽跟着進了谷口時已近黃昏，谷外林花都成了暗紅顏色，誰知谷內竟是一片光明。擡頭往上面一看，原來谷內層崖四合，恰似一個百丈高的洞府，洞頂上面嵌着十餘個明星，都有茶杯大小，清光四照，將洞內景物一覽無遺。司徒平越走越深，走到西北角近崖壁處，有一座高大石門半開半閉。無心中覺得手上亮晶晶的有兩點藍光，擡頭往上面一看，有兩顆相聚不遠的明星，發出來的亮光竟是藍色的，位置也比其餘的明星低下好多，那光非常之強，射眼難開。祇看見發光之處，黑茸茸一團，看不出是何景象，不似頂上星光照得清晰。再定睛一看，黑暗中隱隱現出像鸞鳳一般的長尾，那兩點星光也不時閃動，神情竟和剛纔所見怪鳥相似。不由嚇了一大跳，纔揣出那兩點藍光定是怪鳥的一雙眼睛無疑，知道到了怪物棲息之所。事已至此，正打算上前施禮，通白一番，忽覺有東西抓他的衣角。低頭一看，正是那兩個白兔，那意思似要司徒平往石門走去。司徒平已看出那一對白兔是個靈物，見拉他衣服往裏走，知道必有原因。反正自己既已豁出去，也就不能再顧前途的危險，見了眼前景物，反動了好奇之心，不由倒膽壯起來。朝那怪鳥棲息之處躬身施了一禮，隨着那一對白兔往門內走去。

纔進門內，便覺到處通明，霞光灩灩，照眼生纈。迎面是三大間石室，那白兔領了他往左手一間走進。石壁細白如玉，四角垂着四掛珠球，發出來的光明照得全室淨無纖塵。玉牀玉几，錦褥繡墩，陳設華麗到了極處。司徒平幼經憂患，早入山林，萬妙仙姑雖不似其他劍仙苦修，也未斷用塵世衣物，幾曾見過像貝闕珠宮一般的境界？不由驚疑交集。

那白兔拉了司徒平在一個錦墩上坐下後，其中一個便叫了兩聲，跳縱出去。司徒平猜那白兔定是去喚本洞主人。身入異地，不知來者是人是怪，心情迷惘，也打不出甚麼好主意，便把留在室中的白兔抱在身上撫摩。幾次想走到外間石室探看，都被那白兔扯住衣角，祇得聽天由命，靜候最後吉凶。

等了有半盞茶時，忽聽有兩個女子說話的聲音。一個道：「可恨玉兒、雪兒，前天聽了白老前輩說的那一番話，它們便記在心裏，竟去把人家引來。現在該怎麼辦呢？」另一個說話較低，聽不大清楚。司徒平正在驚疑，先出去的那隻白兔已從外面連跳帶縱跑了進來。接着眼前一亮，進來兩個雲裳霧鬢、容華絕代的少女來。年長的一個約有十八九歲，小的纔祇十六七歲光景，俱都生得穠纖合度，容光照人。司徒平知是本洞主人，不敢怠慢，急忙起立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弟子司徒平，乃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門下。今日偶在山崖間坐，看見兩位白仙在草中游戲，肉眼不識淺深，恐被師弟薛蟒看見殺害，想將它們趕走。追到此間，正遇本洞一位飛仙從空中飛來。彼時祇見一片烏雲遮天蓋地，勢甚兇猛，弟子保命情急，不合放出飛劍護體，並無爲敵之心。想是那位飛仙誤會，將弟子飛劍收去。回去見了家師，必受重罰，情急無奈。蒙一位仙人指引，撥開雲霧，擅入仙府，意欲懇求那位飛仙賜回飛劍，又蒙兩位白仙接引到此。望乞二位仙姑垂憐弟子道力淺薄，從師修煉不易，代向那位飛仙緩頰，將弟子飛劍賜還，感恩不盡！」說罷，便要跪將下去。那年輕的女子聽司徒平說話時，不住朝那年長的笑。及至司徒平把話說完，沒等他跪下，便上前用手相攙。司徒平猛覺入手柔滑細膩，一股溫香直沁心脾，不由心旌搖搖起來。暗道：「不好！」急忙把心神收住，低頭不敢仰視。

那年長的女子說道：「我們姊妹二人，一名秦紫玲，一名秦寒萼，乃寶相夫人之女。先母隱居此地已有一百多年。初生我時，就在這紫玲谷，便將谷名做了我的名字。六年前，先母兵解飛昇，留下一隻千年神鷲同一對白兔與我們做伴，一面閉門修道。遇有需用之物，不論相隔萬里，俱由神鷲去辦。愚姊妹性俱好靜，又加紫玲谷內風景奇秀，除偶爾山頭閒立外，祇每年一次騎着神鷲，到東海先母墓上哭拜一番，順便拜謁先母在世好友、東海三仙中的玄真子，領一些教益回來修煉。一則懶得出門，二則愚姊妹道力淺薄，雖有神鷲相助，終恐引起別人覬覦這座洞府，一年到頭俱用雲霧將谷上封住。還恐被人識破，在雲霧之下又施了一點小法。除非像玄真子和幾位老前輩知道根底的人，即使雲霧撥開，也無法下來。愚姊妹從不和外人來往，所以無人知道。前日愚姊妹帶了兩個白兔，正在崖上閒立，偶遇見一位姓白的老前輩。他說愚姊妹世緣未了，並且因爲先母當年錯入旁門，種的惡因甚多，雖爲東海三仙助她兵解，倖免暫時大劫，在她元神煉就的嬰兒行將凝固飛昇以前，仍要遭遇一次雷劫，把前後千百年苦功，一旦付於流水。他老人家

不忍見她改邪歸善後又遭此慘報，知道祇有道友異日可以相助一臂之力。不過其中尚有一段因果，愚姊妹尚在爲難，今早已命神鷲到東海去請示。適纔帶來一封書信，說玄真子老前輩無暇前來，已用飛劍傳書，轉請優曇大師到此面諭。愚姊妹原想等優曇大師到來再行定奪，不想被白兔聽去，它們恐故主遭厄，背着愚姊妹將道友引來。神鷲自來不有愚姊妹吩咐，從不傷人，祇是喜歡惡作劇。它帶回書信時，抓來一把飛劍，同時白兔也來報信，已將道友引到此地，纔知冒犯了道友。愚姊妹因與道友從未見面，不便上去當面交還飛劍，仍想待優曇大師駕到再作計議。不想道友已跟蹤來此。聽道友說下谷之時曾蒙一位仙人撥雲開洞。我想知道愚姊妹根底的仙人甚少，但不知是哪位仙人有此本領？道友是專爲尋劍而來，還是已知先母異日遭劫之事？請道其詳。」

司徒平聽那女子吐屬從容，聲音婉妙。神尼優曇與東海三仙雖未見過，久已聞名，知是正派中最有名的先輩，既肯與二女來往，決非邪魔外道。適纔疑懼之念，不由渙然冰釋。遂躬身答道：「弟子實是無意誤入仙府，並無其他用意。那撥開雲洞的一位仙人素昧平生，因是在忙迫憂驚之際，也未及請問姓名。他雖說了幾句甚麼紫玲谷秦家姊妹等語，並未說出詳情。弟子愚昧，也不知話中用意，未聽清楚。無端驚動二位仙姑，祇求恕弟子冒昧之愆，賞還飛劍，於願足矣。」那年幼的女子名喚寒萼的，聞言抿嘴一笑，悄對她姊姊紫玲道：「原來這個人是個呆子，口口聲聲向我們要還飛劍。誰還稀罕他那一根頑鐵不成？」紫玲怕司徒平聽見，微微瞪了她一眼。又對司徒平道：「尊劍我們留它無用，當然奉還。引道友來此的那位仙人既與道友素昧平生，他的相貌可曾留意？」司徒平本是着意矜持，不敢仰視。因爲秦寒萼向她姊姊竊竊私語，聽不大真，不由擡頭望了她二人一眼。正趕上紫玲面帶輕嗔，用目對寒萼示意，知是在議論他。再加上紫玲姊妹淺笑輕顰，星眼流波，皓齒排玉，朱脣款啓，越顯得明豔綽約，儀態萬方，又是內愧，又是心醉，不禁臉紅起來。正在心神把握不住，忽聽紫玲發問，心頭一震，想起自己處境，把心神一正，如一盆涼水當頭澆下，立刻清醒過來，正容答話，應對自如，反不似先前低頭忸怩。紫玲姊妹聽司徒平說到那窮老頭形象，彼此相對一看，低頭沉思起來。司徒平適纔急於得回飛劍，原未聽清那老頭說的言語，祇把老頭形象打扮說出。忽見她姊妹二人玉頰飛紅，有點帶羞神氣，也不知就裏。便問道：「弟子多蒙那位仙人指引，纔得到此。二位仙姑想必知道他的姓名，可能見告麼？」紫玲道：「這位前輩便是嵩山二老中的追雲叟。他的妻子淩雪鴻曾同先母二次鬥法，後來又成爲莫逆之友。他既對道友說了愚姊妹的姓名，難道就未把引道友到此用意明說麼？」

司徒平一聽那老頭是鼎鼎大名的追雲叟，暗恨自己眼力不濟，祇顧急於尋求飛劍，沒有把自己心事對追雲叟說出，好不後悔。再將紫玲姊妹與追雲叟所說的話前後一對照，好

似雙方話裏有因，究竟都未明說，不敢將追雲叟所說的風話說出。祇得謹慎答道：「原來那位老前輩便是天下聞名的追雲叟。他祇不過命弟子跟蹤下來尋劍，並未說出他有甚麼用意。如今天已不早，恐回去晚了，師弟薛蟒又要搬弄是非，請將飛劍發還，容弟子告辭吧。」紫玲聞言，將信將疑，答道：「愚姊妹與道友並無統屬，休得如此稱呼。本想留道友在此作長談，一則優曇大師未來，相煩道友異日助先母脫難之事不便冒昧干求；二則道友歸意甚堅，難於強留。飛劍在此，並無損傷，謹以奉還。祇不過道友在萬妙仙姑門下，不但誤入旁門，並且心志決難沆瀣一氣。如今道友晦氣已透華蓋，雖然中藏彩光，主於逢凶化吉，難保不遇一次大險。這裏有一樣兒時遊戲之物，名爲彌塵幡。此幡頗有神妙，能納須彌於微塵芥子。一經愚姊妹親手相贈，得幡的人無論遭遇何等危險，祇須將幡取出，也無須掐訣唸咒，心念一動，便即回到此間。此番遇合定有前緣，請道友留在身旁，以防不測吧。」說罷，右手往上一撮，袖口內先飛出司徒平失的劍光。司徒平連忙收了。再接過那彌塵幡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方寸小幡，中間繪着一個人心，隱隱放出五色光華，不時變幻。聽紫玲說得那般神妙，知是奇寶，躬身謝道：「司徒平有何德能，蒙二位仙姑不咎冒昧之愆，反以奇寶相贈，真是感恩不盡！適纔二位仙姑說太夫人不久要遭雷劫，異日有用司徒平之處，自問道行淺薄，原不敢遽然奉命。既蒙二位仙姑如此恩遇優禮，如有需用，誠恐愚蒙不識玄機，但祈先期賜示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紫玲姊妹聞言，喜動顏色，下拜道：「道友如此高義，死生戴德！至於道友自謙道淺，這與異日救援先母無關，祇須道友肯援手便能解免。優曇大師不久必至，愚姊妹與大師商量後，再命神鷲到五雲步奉請便了。祇是以後不免時常相聚，有如一家，須要免去甚麼仙姑、弟子的稱呼纔是。在大師未來以前，彼此各用道友稱呼如何？」司徒平見紫玲說了兩次，非常誠懇，便點頭應允，當下向紫玲姊妹起身告辭。寒萼笑對紫玲道：「姊姊叫靈兒送他上去吧，省得他錯了門戶，又倒跌下來。」紫玲微瞪了寒萼一眼道：「偏你愛多嘴！路又不甚遠，靈兒又愛淘氣，反代道友惹麻煩。你到後洞去將陣式撤了吧。」寒萼聞言，便與司徒平作別，往後洞走去。

司徒平隨了紫玲出了石室，指着頂上明星，問是甚麼妙法，能用這十數顆明星照得合洞光明如晝。紫玲笑道：「我哪裏有這麼大法力。這是先母當初在旁門中修道時，性喜華美，在深山大澤中採來巨蟒大蚌腹內藏的明珠，經多年修煉而成。自從先母歸正成道，一則顧念先母手澤，二則紫玲谷內不透天光，樂得借此點綴光明，一向也未曾將它撤去。」司徒平再望神鷲棲伏之處，祇剩乾乾淨淨一片突出的岩石，已不知去向。計算天時不早，谷內奇景甚多，恐耽延了時刻，不及一一細問，便隨着紫玲出了紫玲谷口。外面雖沒有明星照耀，仍還是起初夕陽銜山時的景緻。問起紫玲，纔知是此間的一種靈草，名銀河草，黑夜生光的緣故。正當談笑之際，忽聽隱隱轟雷之聲。撮頭往上一看，白雲如

奔馬一般四散開去，正當中現出一個丈許方圓的大洞，星月的光輝直透下來。紫玲道：「舍妹已撤去小術，撥開雲霧，待我陪引道友上去吧。」說罷，翠袖輕揚，轉瞬間，還未容司徒平駕劍沖霄，耳旁一陣風生，業已隨了紫玲雙雙飛身上崖。寒萼已在上面含笑等候。這時空山寂寂，星月爭輝。司徒平在這清光如晝之下，面對着兩個神通廣大、絕代娉婷的天上仙人，軟語叮嚀，珍重惜別，不知爲何竟會有些戀戀不捨起來。又同二女談了幾句欽佩的話，猛想起出來時晏，薛蟒必要多疑，忽然心頭激靈靈打了個冷戰，不敢再爲留戀，辭別二女，駕起劍光，便往五雲步飛回。離洞不遠，收了劍光落下地來，低頭沉思，見了薛蟒問起自己蹤跡，如何應付？正在一步懶似一步往洞前走去，忽地對面跑來一人說道：「師兄你到哪裏去了？害我們找得你好苦！」司徒平一看來人，正是三眼紅蜺薛蟒，心中微微一震，含笑答道：「我因一人在洞前閒坐了一會兒，忽見有兩隻白兔，長得又肥又大，因你夫妻遠來，想捉來給你夫妻接風下酒，追了幾個峰頭，也未捉到。並沒到別處去。」話言未了，薛蟒冷笑道：「你哄誰呢？憑你的本領，連兩隻兔子都捉不到手，還追了幾個峰頭？你不是向來不願我殺生麼？今天又會有這樣好心，捉兩個兔子與我夫妻下酒？我夫妻進洞出來時，天還不過酉初，現在都甚麼時候啦？我勸你在真人面前，少說瞎話吧。」